

暴雨之舞

暴雨把夏天当做舞台,劲爆、爽辣的舞姿常令人叹为观止。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天午后,正准备出门。突然,一阵风起,乌云翻滚着如同层层幕布从天边压来,天地昏暗,一场盛大的演出正在酝酿。因为怕淋雨,我暂时取消了外出的计划,索性打开阳台上的窗户,张开双臂,满怀期待地站在风里,让凉爽的风将自己紧紧包裹,洗净暑热。

在通体的舒畅中,我闭上眼睛等待、聆听。很快,“哗哗”的雨声就敲开了我的眼睛。暴雨一登场就展现出她热情的本色,白色雨点狠狠地踩在屋前矮房子黑色的瓦片上。被雨踩踏过的瓦片由灰黑变得黑亮,无数朵白色的水花在瓦片上盛开,随着雨点越来越密集,水花越来越小,最后化成一片白色的水雾。这是暴雨在屋顶上的舞蹈,节奏紧凑密集,让人为之心跳加快,热血沸腾。

“密雨斜侵薜荔墙。”如瀑的暴雨夹杂着大风,即便是撑着雨伞,也只需片刻就会浑身湿透。站在阳台上,看雨水帘幕般挂在檐前,不禁为自己的明智心生小小的得意。院子里的老梧桐树对这场暴雨也应该是心生欢喜的吧?不然,那烈日下蔫头呆脑的叶子,怎么会绿得发亮,怎么会笑得花枝乱颤呢?是

宁静



我爸从太阳底下回到家时,就暴躁,扭着嗓子喊:“热死了,热死了!”被空调的风吹一小会儿,感受着吹拂来的凉爽,心情就平复下来了。这也足以看出空调致“静”的效果。

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吹着凉爽轻快的风,让我遍身凉快,如身处凉水里,让我感“静”。既感“静”来,就让我想起陶渊明的“静”、一些能人隐士的“静”,让我想起“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词句,让我想起“宁静致远”,让我想要更加的去追求“静”。如此想后,我开始



安知鱼之乐?

□ 郭德斌

我喜欢吃鱼,但不愿亲自杀鱼、刮鱼鳞,活蹦乱跳的鱼,弄不好,从案上蹦到地上,甩尾巴扭腰,还溅得一脸都是水。所以,我去菜市场买鱼,总让鱼贩子收拾干净。

老董是个鱼贩子,管杀,态度好,鱼也全:有鲜鱼、有冻鱼、有河鱼、有海鱼;水池,咕嘟咕嘟冒气泡,装鱼的纸箱,一摆摆。人,啥时候都面带笑容。老在他这买鱼,人也就熟了。

一天闲聊,我半开玩笑地问,鱼刺太烦人,有刺少的鱼吗?他说勤快鱼刺少。这是跟我打哈哈,鱼,还分勤快的懒的?但他说得很认真,说像石斑鱼、金鲳鱼等多数海鱼,都是勤快鱼,它们不停游动,游速也很快。鱼,游动的方式不同,会导致肌间骨的数量和形态不同。追求速度,是为了捕食,游动时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肌肉,而不是肌间骨,久而久之,它们的肌肉变得紧实,肌间骨也越来越少,刺,也越来越少。有一些鱼,浅滩,小河都能生存,食性杂,整天悠闲地漂来游去,靠肌间骨摆动着身体,肉质,自然也就疏松,刺也多,且呈复杂的树状,吃着就麻烦。如鲢鱼、鲤鱼等。

听了这话,我看看老董那胡子,那皮围裙,都有点不认识了。愣愣地问,你学过水产养殖?他说学啥,整天翻腾鱼,一鳞半爪的知道点。

懒鱼刺多,可我这个懒人,偏爱吃鱼,又怕刺,还吃的都是懒鱼,你说那门不?想想也正常,懒人嘛,眼里的鱼都是一样的,懒得探究,卡住嗓子了,才想起来找人问。那就买点勤快鱼吧,就买了点刺皮鱼。这种海鱼,腥味很重,要下重料,方能遮住。吃时要趁热,没有小刺,没有乱刺,吃着确实痛快,但也没有了懒鱼的鲜味儿。

老董跟我说过,做鱼,越懒越好。能清蒸的,就别红烧;能水煮的,就别油炸。过度加工,就破坏了原味,损失了营养。这就让我很犯难,勤快鱼,做法懒不了,懒了遮不住味;懒鱼,倒是能用懒方法。这就有意思了:勤快的一定耍勤快,懒得可以继续懒。

我养了一缸金鱼,吃完饭,撒点鱼食。看着鱼儿们,拖着两个大水泡眼,头斜着冲下,大尾巴缓缓地甩,似在游动,但又没前进多少,又像是在低头思考。我就在想,这可能是懒鱼中的懒鱼了,吃,都得让人喂,肉,还根本吃不成,可它的价值在形。记得庄子与惠子有一段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是啊。勤快鱼也好,懒鱼也罢,快与慢,动与静,都是由环境、客观条件造就的,也是鱼儿们自然选择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无褒贬。勤与懒,只是我们看待鱼的角度,偏好罢了。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也这算勤快了一回,回头再去买鱼,和老董说道说道。

□ 彭涛

的,老梧桐被暴雨的快乐热情所感染,和着风雨的节奏舞蹈摇摆,透过雨帘看去,竟也舞得别有风韵。

“雨急山溪涨。”屋檐下的小水沟受到感染,也变得活泛起来,“哗啦啦”的唱着歌自西向东流淌,转过屋角汇聚到一条大水沟里,然后再流淌到五十米开外的小河里。小河里涨满水,变得风姿绰约。在风雨的推动下,层层白色的浪花像无数挥动的手,整齐划一地舞蹈,尽情表达自己愉悦。

“骤雨初歇。”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经意间,天空的乌云裂开了一道缝隙,金色的阳光射向地面,点亮了天地。地上的积水犹如一块块闪着亮光的镜子,倒映着绿树、蓝天,将天地布置得绚丽多彩。这时候,屋檐上的水珠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落,落在屋檐下的小水沟里,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好似舞蹈的尾声,令人遐想不已。

邻居老王从外面归来,走到屋檐下,脱去湿淋淋的雨衣,嘴里抱怨道:“该死的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我出门的时候下。”我笑了笑,没有接他的茬。

天有不测风云,谁能决定得了雨什么时候下呢?很多时候,我们遭遇意外,与其心生抱怨,不如随遇而安,带着一种安然的心态去接受甚至欣赏大自然,说不定还能品出大自然别样的美呢。

□ 李玄

想起老港剧,两天后又开始看刑侦剧,我心中暗暗感慨:现实的刑侦本就带着一种理性和静的氛围,于是刑侦剧也就带着一种理性和静的氛围,继而让我感受到宁静。

晚上,我和朋友去益禾堂买奶茶喝,捧奶茶在手心,感受丝丝凉意,喝奶茶入喉中,感受爽口清凉。此时,夜空静淌,安江小城镇人不非常多不显喧闹,两旁橘色路灯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如规矩的护卫笔直立定,散发着淡淡宁静。

隔着时间说话

□ 王太生

明代《绍兴府志》记载,四明山中有过云岩,常年弥漫着云彩,住在云彩南北两端的山里人,把彼此往来称作“过云”。唐时有一个名叫谢遗尘的隐士,曾亲历山中云雾弥漫,二十里不散。

掩卷遐想,好大的山雾啊,古代山高入稀,云雾浓得化不开,人们在这山中走动,若是在半道上遇着了,大概是隔着白云说话。

人在云雾之中,其实是置身浓雾之中,水汽迷茫,数年前,我在黄山中,体验过这样的感觉。

隔着白云说话好神奇,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见山影,不见山形,四周隐隐绰绰。隔着白云说话时,用手推,能把身边的云,推到旁边去。

又想起,几年前,在江南的山中,雨后天谷飘着白云,山谷两边,半山腰上有人家。我们几个人,用手圈成喇叭状,隔空与对面的村庄喊话,其实是隔着白云说话。

有一次,有位宁波的书友邀我到当地玩玩。我说,好啊,正好出去转转,想到四明山中观光,用泉水泡茶,隔着白云说话。

在芦苇深处,听几个人隔着芦苇说话,感觉水意盈盈,路迥水长。明明看不见人,却听得说话声响,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概是两条船相遇。船上的人,相互熟悉,他们遇着了,彼此隔着船帮,拉拉家常。

只见芦苇动,不见人过来。说话的声音,就在水上。此时,芦苇空翠湿人衣,芦苇丛里有水汽,氤氲着,彼此避闭。

有时,船在对岸,隐约依稀,一个被芦苇隔着、暂时看不见的地方。行船的人,担心船被碰,就隔着密密芦苇,和对方隔空喊话。

就这样,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直脖子直嗓子地在水天之间沧桑喊话,两个人的话,自己听见,船听见,芦苇、蒲棒、水鸟、蜻蜓也听见。

芦苇荡中的水路,汪曾祺《受戒》中有这样的描述:“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我在童年,苏北沿海湿地见到的芦苇荡水路,和汪曾祺笔下所呈现的,大致相似。

隔着水面与芦苇,听得到声音,看不到表情。声音要响,音量要大,说话的内容简明扼要,绝不拖泥带水。这水天之间,充满荒野气息的信息交流,借助风力、风向、水流,在双向传输,完全不需要现代通讯设备和手段的帮助。

你无法想象,那两个人的长相、身高、胖瘦如何?但从他们说话的节奏、音量、腔调和语速中,大致判断是两个怎样性格的人。

他们的对话很重要吗?是的,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有些重要。不高声说话提醒,两条船或许会在前面拐弯处迎面撞上。由于彼此看不清对方,大致从说话的声音中判断一个位置,估计船行的速度。

这是一种野谈,不同于在戏台上,或两个人私下的促膝谈话。戏台上说话,他是说给一拨人听的,有人爱

山中寻塔

□ 缪贞谊

闲暇时光,总习惯在这座县城里溜达溜达,顺便写生。行走笔端,兴许还能邂逅几行温馨,几页美丽。

适逢周末,趁着晨光熹微,赶紧出门,去附近塔山兜兜,窃喜可以独享“晨兴步北林,萧散一开襟”的诗境。

从山脚沿着青石路逶迤而上,思绪随即舒展。鸟声啾啾,算是林间最得意的天籁,听得耳鸣,听得眼花。抬望眼,天际仿佛亮了些许,但不至于目眩,毕竟头顶覆盖着绿树葱郁,至多从叶缝里筛下斑驳。这只鳞片羽的斑驳,被筛得如此洁净,如此随意,落在绿蕨青藤上,落在肩膀头发上,也落在了浮岚暖翠里,把山色浸染得幽婉婉。

幽婉尽情,漫山皆景。与其说寻觅“入框入镜”的写生场景,倒不如说让脚丫早点歇歇。在山腰,找了块长满苔藓的磐石,坐下,柔软绵绵的,古人所谓“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诚不欺我。虽为散步,却也散出了活血行气,片刻休憩,倍感真切;额头鬓角渗出了汗,膻前背后渗出了汗,任凭一波波风儿,吹遍全身,吹透清凉。我支起画架,摆开画纸,凝视着交柯错叶,半晌才缕析出来龙去脉,以及明暗层次。近些年,户外写生宛若一剂剂药方,治疗着我一次次空暇,此时此刻,亦复如是。

山中来往者,既是锻炼,也为养生,偶尔驻足观画,也足以让我心生欢喜。

风景既写,收拾笔墨,继续前行。大约十来分钟就到山顶,一幢名为“如意宝塔”的古建筑,像削尖的铅笔,刺向云霄。塔高目测二十余米,共九层,其中第一层设有门,却常年锁闭,显得十分神秘。相传宝塔始建于南宋宝庆年间,元末倒塌,清初重建,并几经更名,时曰灵瑞塔、时曰文昌塔。坊间还流传着宝塔的灵验逸闻和凄美神话,引得长辈们前来拜拜烧香,祈愿儿孙金榜题名,也引得中小学生对此研学旅行。如今,连接山麓山顶的青石路拓宽了不少,且每隔一段距离还分出小曲径,以红砖铺就,仿佛血脉遍布满山。



听,有人不爱听,人们是坐在戏台下听,是直接感受,进入剧情,爱憎分明,情感浓烈,并不把自己当个局外人;促膝谈话,表示出两个人的亲疏关系,交流情感,获得彼此了解,而隔着芦苇说话,没有修饰,没有矫情,也没有夸张,是想说就说,本色的朴素表达,看不见手势和表情,他们说过的话,随雾气消散,不留半点痕迹。

我当年是站在河滩头上,隔着芦苇,听几个人在河中央芦苇丛中说话。又一次,我听见同一条船上的两人说话,嚶嚶的,有一搭没一搭,还有吊桶落在河里的涉水声,过一会,声音没有了,只剩下芦苇沙沙的天籁。这说明那条船在走,隔着芦苇望不见,只能从它飘出的偶尔说话声音中辨别船之远近。

隔着芦苇说话,是无意中听别人絮叨生活日常。说话的人,不知道他说的话,被风送远……

这种隔着粗疏植物,听人说话的感受,像是遮遮掩掩,未语先羞,人不好意思,又像是芦苇中的天籁,平平实实,每一句话都是大白话,有朴素的烟火气息。

我随父亲回到老家,就看到许多玉米。过了淮河,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高且粗壮,在老家亦如此。

二表哥屋子旁边,有一大片玉米地,小孩子一钻进去,人就不见了。

我和二表哥在玉米地散步,此时已是秋天,地里玉米摘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些,我和二表哥在玉米地里,隔着玉米说话。

二表哥说,过了淮河,就是北方,老家虽然靠近一个著名大湖,但还是缺水,旱地多,玉米是主粮,玉米掰下后,脱玉米粒,摊地上,在太阳底下晒,玉米变成一粒粒坚硬的老玉米,不似你们长江边上,吃的嫩玉米,是水果玉米。

我对二表哥说,老家的玉米长得好好啊,比一个大汉的个子还高,这样,人站在玉米地里,玉米是大个子,人变成小个子。

二表哥一笑:其实你没种过玉米,种玉米也有它的习惯和规律,他说了一些玉米种植中的经验。

这样,我就想到二表哥的“玉米月令”:五六月,玉米刚种,二表哥将希望的种子埋于土壤;六月,小青苗已亭亭玉立,人在地里松土施肥,太阳直晒后背;七八月,玉米地已成为青纱帐,二表哥在田里锄草,此时玉米已长成,一根根飘着红胡须、黄胡须,二表哥汗流浹背地在地里劳作……日头已到午时,二表哥站在厨房窗下,喊地里的二表哥回家吃饭,俩人隔着玉米说话……

二表哥走在前面,掰下一颗玉米。前后左右都是玉米秆,它们依然挺立,在这秋风中渐渐泛黄枯萎,有些老玉米还挂在上面。

二表哥回过头:今晚请你吃玉米饼子?他说这样会激发我的灵感。我说,好呀,这才是老家味道。

我和二表哥在玉米地里,看见他隔着玉米和我说话。

回程的路上,想起二表哥年轻时曾经一度来到城里打工,摆摊修自行车谋生,后来又回到老家。他在乡下种地,闲时到集镇上摆摊卖服装,我跟二表哥的距离,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我们之间,隔着玉米说话。

八月之诗

而偏偏就有那么,六七亩大小的一块地恰好闲着。闲着的这么一块地“有一股从湿草,马,懒情

夏日的天空和无尽的生命中散发出的味道”潦草地撩拨着荒芜空地自有空地的胶着,它黏牢八月短暂的空寂。却裸露出

活泼的耐心空地是湿的,父亲走过来,哥哥走过来匆匆离去。但他们似乎有一个约定

都在第二天悄然聚拢经常有一个人是把脸贴到清晨的阴影里的——抠、嗅、捻

墙犄、颗粒、沙性,有机酸、微生物、腐殖质一年两熟,这是决定性的换茬

歌一季,日子将翻新在一个独自勘察的下午,父亲果断刹住溜坡的马车

吸取,捆紧的湿草,上一次散开的教训 (张凡修)

远山

一定能看见更远的山一定还有更高的峰一定有更,一定有道一定有仙踪,一定有游侠一定有隐士披着露水和薄雾

踩着悬空的栈道一定有虔诚之心焚香祈禱

随袅袅之烟腾云驾雾一定有细雨的手指深谷抚琴

一定有白云落在双角松鹤千年一定有月光褪去夜色独听天籁

我与远山隔着一片星空晚风徐徐

一定有透明的翅膀在画面极美的梦醒时分天涯,即咫尺

(石桂霞)

在风吹动的过程

此时,我无法描绘风吹动树枝和树叶的形态在风吹动的过程里一只猫在墙头上低头沉思

门前那三株弯曲而高耸的大槐树和对门那株枝叶下垂的歪脖子柳在初夏狂风的鼓动下

用自己的形态描绘自己的感受在风吹动的过程里

那繁枝密叶中的鸟鸣在蓬松硕大的树冠间像鱼缸里的游鱼

欢快地往来穿梭在风吹动的过程里

天空是出奇地静远像历经沧桑的老人在一切的纷扰变化前没有感叹没有表白

没有声音在风吹动的过程里一切似近似远似非非近 非非远

(舒一耕)

生命在寂静中美好……

那个雨季,心,被一次次地涤荡……

是你,弱小的身躯,给我,撑起了一片天,

那是清新、宁静和虫鸣,是小草、阳光和秋千,是玫瑰、畅想和浪漫……

哦,你温馨了我被打湿的心你,鼓舞了我

是你,让生命在一片寂静中美好……

我的眼里啊涌出的不再是泪,是感激的潮水……

(段风银)

写秋

用什么样的笔调来描述一缕芳韵的秋

窗畔的黄叶苍老丰富的脉络里有秋

的简介——黄,是秋的主题是西风的颜色

把万物的生命,涂改成黄的诗情像春一样生机盎然

凉,是秋立意是红枫的粉底

是笑问粥可温的甜蜜是拥抱,是爱情最好别拿起苍凉的语气

写孤独,荒芜的诗 (张言奎)